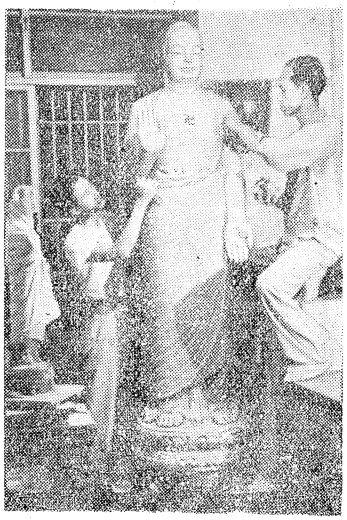

佛陀的塑像

—訪楊英風先生談彫塑經過

吳靜淵

一尊受萬人膜拜的釋迦佛像，在往昔多爲出諸雕匠之手。現在却由藝術家楊英風先生來着手這項彫塑任務，無疑的，這是一種新的創造開始。

創造需要勇氣，更需要毅力，在楊先生以人物爲彫塑刻劃的領域裡，又闖進一項塑佛像的偉大工作，這是需要審愼，研究的，於是他幾乎走遍了全島寺院庵堂，翻遍了各大圖書館的參考書籍，來求得一座合乎萬人頂禮膜拜的理想的釋迦佛陀聖像，在同中求異的完成一件藝術塑品，作爲本身的成就還小，開拓臺灣彫塑的範疇却更大！

乘着筆者先睹爲快的癖好，經朋友的介紹，一逕踏入了英風先生的住居所在，湊巧的很—會到了我私淑已久的楊先生。高濶少髮的頭額，清癯的臉，纖細的手指，一望而知是有藝術作爲的人，一陣寒喧之後，我單槍直入地打開了我訪問的話匣。

「請楊先生談談這次佛像製作的過程，好吧」？

他謙遜的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在本年農曆六月中，宜蘭念佛會將落成一座講經的教堂，同時並安座一尊佛陀的塑像，來表示崇敬的篤誠及經常聚會之所。因爲家岳母是忠誠的佛教信徒，願以虔誠之心，奉獻佛陀聖像，因此這個責任便落在我的頭上。因爲這不是普通的彫塑作品，可以在自己心靈裡來創出一個人物的刻劃，換句話說，佛是有他的定型化的，所謂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。因此我走訪各地的寺院庵堂，和參攷了不少的書籍，來作爲我這次工作上的借鏡，「先造了這麼一尊二尺長的小型身像，如同文章似的起一個草稿」。說着，他一抬手揭開一幅白布，一座小型具體的釋迦佛身，與他化身八尺大像遙遙相對，一陣出自心底的佛家花香的氣息，不自而然的會發出我衷心的禮讚。

從這尊身高逾人的定型化釋迦佛陀造像看來，一切均有其獨特風格的表現，換句話說，楊先生在藝術上美的靈魂，已完全滲入了這八尺見高的石膏身中，不用說其間眞不知經過了多少脩改，多少心血，據說佛有三十二種相好，我說不上那麼多，但至少已具備了我發自心底的讚歎，和有感於藝術的偉大，都已表露無遺了。尤其是那張嘴巴，更充滿分的表現了佛陀的莊嚴與慈愛的流露，但我沒有敢說出來。藝術的表現是整個的，在片斷的論斷上難免貽笑大方，於是，我還是請原作者來發表他的感想。

他謙遜讓我坐了下來，他說：「談不到什麼感想。不過我對這件事始終不敢馬虎，因爲我白天還有工作，其餘的時間就祇有晚上了，晚上比較靜，容易讓我作靜靜的深思和工作，往往一做就做到天亮—有時我舍弟景天也伸一伸手—這許是個人的愛好的關係吧」!?

「我還想請說明彫塑的製作方法」？我想，這問題雖然說的未免顯得自已太外行，但我想也有一記的必要。像我這樣不知道的讀者正多着呢。

在一盆鳳梨饗客的當兒，他說：「先計劃好所要製做的塑像，然後用陶土磊型，在修做到認爲滿意的時候爲止，然後開始造模，用石膏和水，把他整個的縛貼起來，乾後，有計劃的敲下模型，再拼湊綁牢，內腔擦油後，即逐次灌進石膏，待發熱時即將外模按次起下，理想的塑像，就此成功了。」。楊先生說時，親切的笑了。

「那你現在的佛像還不是裝金的最後的作品嘞！」我接了上去，他說：「當然這僅是陶土的基本造像，大概還十幾天的修塑工作方能把他翻成石膏身，這才是最后一個步驟」。

在他充滿石膏塑像的藝術作品的工作室裡，正如劉姥姥入大觀園令人目不暇接，尤其是一座最近參加中華學術獎金的「驟雨」塑像，其線條之美，活生生的把一個莊稼漢的形相刻劃入微，聽說還費了很多工夫在中和鄉說服一個農夫來做「模特兒」呢！

在夜幕下垂愈發深黑的當兒，我想這正是英風先生工作的時候了，我自動的告辭了出來，在一路車身的顚動中，我想楊先生是不會寂寞的，至少在佛陀聖像的彫塑史上，總少不了有他一筆吧！願佛陀的慈光永久的照顧到他！

（筆者附註：楊英風先生，宜蘭人，自幼隨父旅居北平高中畢業後，赴日深造，攻讀於東京藝術大學（前即東京美術學校）建築系並從師朝倉文夫攻習彫塑，返國後並前后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藝術系及臺灣師範學院藝術系，均爲該校藝術系之高材生，展出作品有「驟雨」等數十件主席特獎及第一等獎。與其令弟景天君同爲自由中國臺灣有數之彫塑家）。